給鄧小平的公開信

敬愛的鄧副總理：

我要向您老人家報告關于西安交通大學報跟香港理工學院交換員生一事。想來王匡老、方毅二老已提交了滙報。我作爲香港理工學院的講師，看見了如此爲害國家利益的事，本着愛國的立場，冒着失業的危險不得不向您老人家提意見。這封信本來打算直接寄到北京國務院去的。但想到中經轉折，給經手的同志不少麻煩，才改寄「文化新潮」——一份您老人家必定訂閱的進步愛國刊物。一來，「參考消息」可以轉載；二來，港澳同胞可以知道；三來，讓當事人知道，以免誤爲我打小報告，搞陰謀詭計。

您老人家事忙，沒時間細心看看究竟香港理工學院是什麼來路，可能誤以爲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或法國培養尖子的POLYTECHNIQUE（您老還沒忘掉法文吧？）這一路頂尖貨色；那您老便給李格致這一類傢伙騙過了。香港理工學院是「介乎中六程度與大學學位程度之間」的教學機構，其學術水平約相等于文革前國內的中等技術學校。該校並無先進科技可借國內吸取，亦無足夠資格的科學家可借交換；徒令西安交通大學的教授和學生浪費時間。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我舉出一些具體事實來支持我的意見。

事實其一：該校設有一具古老的電子計算機（ICL 1400型，英國貨，比IBM的性能差許多，與二大學共用。）及若於小型的。李格致自國內囘港後曾言：「我們可以跟西交大學交換電腦的應用技術。」可惜，浪費了大量金錢聘請囘來的海外專家，不見得特別有能耐。李格致最引以自豪的電腦化圖書館管理在外國是「行之有年矣」的老貨色。隨便在香港找個電腦工作人員一樣可以搞得頭頭是道。這樣幼稚的應用技術，國內祇需派一個人員去外國受訓二個月就學會全套了。您老深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道理，何必費時間跟半吊子學藝？

事實其二：國內目前較有興趣的大概是工程和應用科學方面，我祇報告這方面了。

就師資而言，程度比香港大學的低很多。請參看該校的年歷。高級的教員一是來自該校前身的「工專」，二是聘自海外。前者程度之低毋容多說，後者程度之低也可以想見。好的科技人員大有好地方棲身，來的多是在本國沒法也沒資格謀得一席好位之人。低級教員中也有年青才俊。無奈是低級教員每星期十八小時授課（有日、有夜，工作時間不定。）加上十二小時辦公，還有十晝（一個上午、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作一晝算）在校的硬性規定。課餘精力已是強弩之末，進修可以休矣，遑論研究哉。年青才俊在該校工作三載後也就遠遠落在科技戰綫的大後方了。您老人家可以參考該校年歷裡的教員著作表。

該校並不積極鼓勵研究，某高級幹部曾言：「本校祇是教學機構。」該校一貫奉行類似四人帮的惡劣作風：「不在行的管在行。」幹部的權最大，教學的權最小。一貫奉行殖民地主義的醜惡技倆：「搞階級」。高級的與低級的，洋的與華的待遇差距很大。無奈最有科技水平或潛質的偏偏大多是低級教員，但他們又是意興闌珊，研究工作管他娘。況且，將來去西安大學交換的又多是高級的，這等「老弱殘」有何本領可借傳授？您老人家何忍花掉中國人民的血汗錢給他們去中國遊玩？這筆錢留給眞材實料的專家享用吧，他們不配。您老人家說過：「不管黑貓白貓能逮耗子的就是好貓。」可惜他們像肥耗子。

事實擧過了，您老自會分辨眞假。令人奇怪的是，王匡老爲什麼推薦這樣糟糕的人？我想了許久才得出一點結論：這是傳統官僚主義的必然悲劇。爲啥？因爲這樣子的推薦必是源出于高層政治；誰向王匡老推薦的？是跟黃麗松、李卓敏之流拿囘來的報告？爲什麼不試試「不恥下問」？問問理工學院的講師們，問問二所大學的講師們，他們會吐露眞相的。誰行誰不行他們心中有數。魯迅先生教導我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官相畏，往往沒有眞言。這樣子的瞎指揮作風您老人家一定要注意。末了，祝您老人家身體健康，長命百歲，領導我國進入四個現代化天堂！此致

革命敬禮！

理工一講師上
十一月十七日

大學潮大

理工不配